

肖思科 著

最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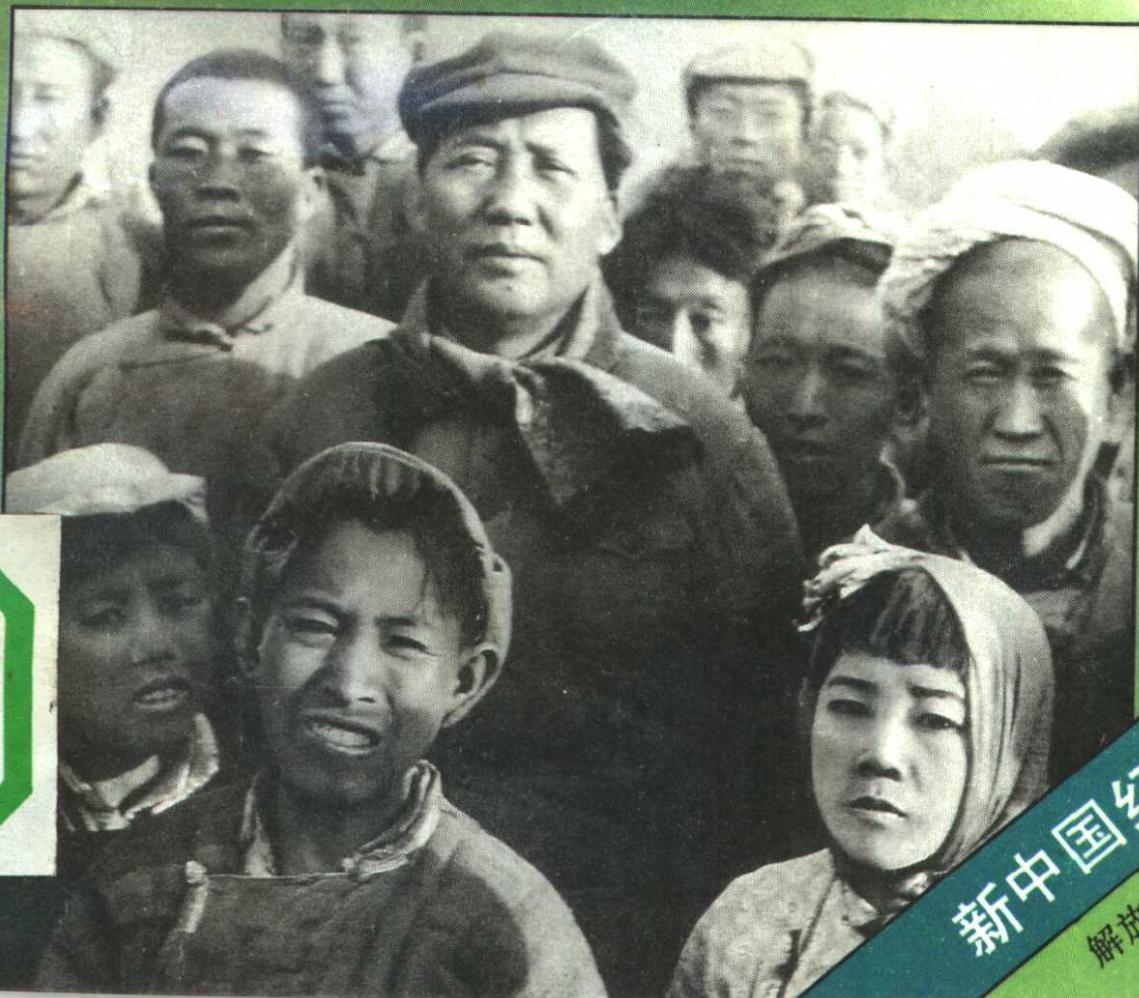
全
世

The Last Holy Land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PLA

地

毛泽东与延安秧歌队合影



新中国纪实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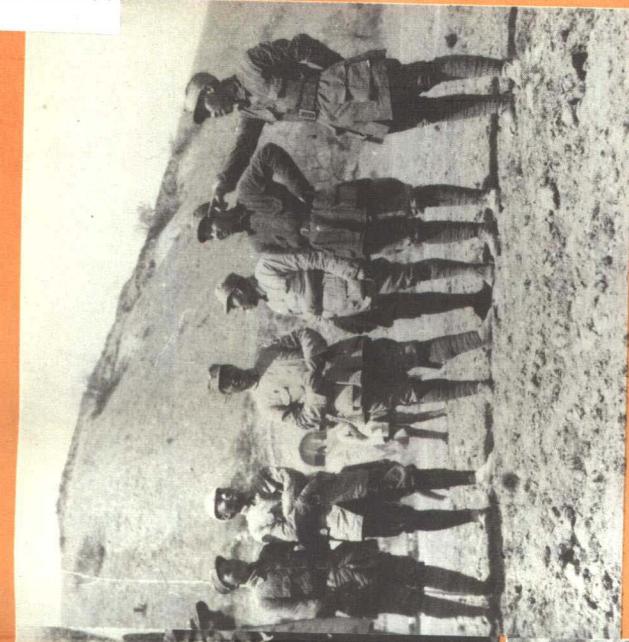
最后的圣地

肖思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PLA



百川归海：前清志士、
留洋赤子、国内的革命实践
者汇集延安



The Last Holy Land

新中国纪实丛书

新登字（京）118号

书名：最后的圣地

著者：肖思科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面：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北京京华影视节目制作社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华平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41,000

版次：1992年9月第1版

印次：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5033-0615-7/1·354

定价：5.6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1943年，毛泽东、陈云、林伯渠参加延安农展会，毛泽东触景生情：“陕北可真是好地方啊！”



新中国最早的“国宴”

冷的城市与热的山坳——马歇尔、张治中到延安



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的微笑启发了
毛泽东的思想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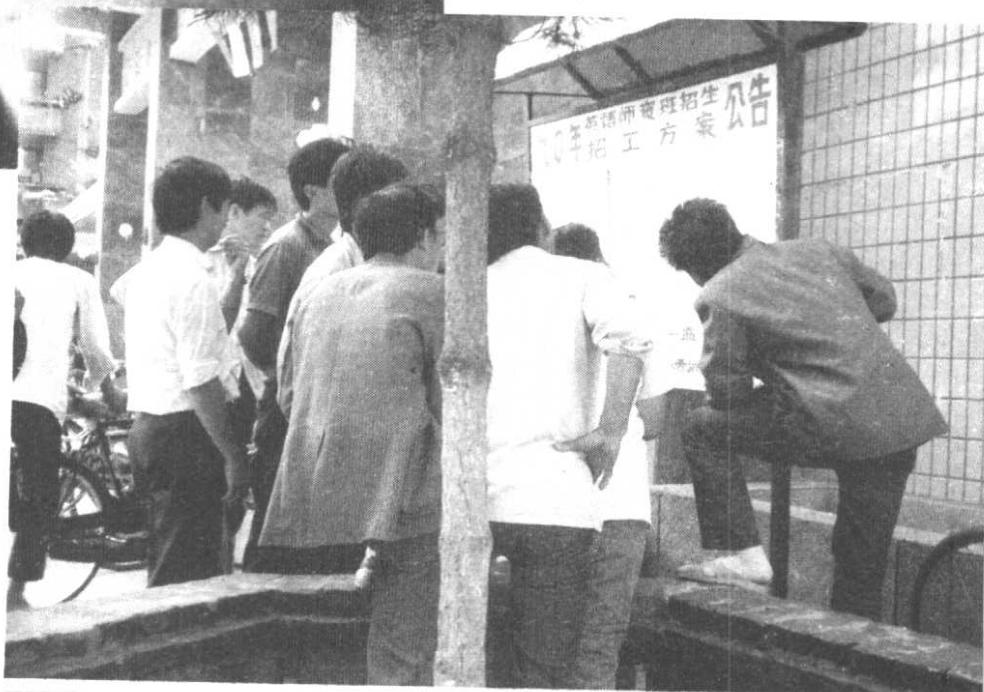


延安人民庆祝参议会成功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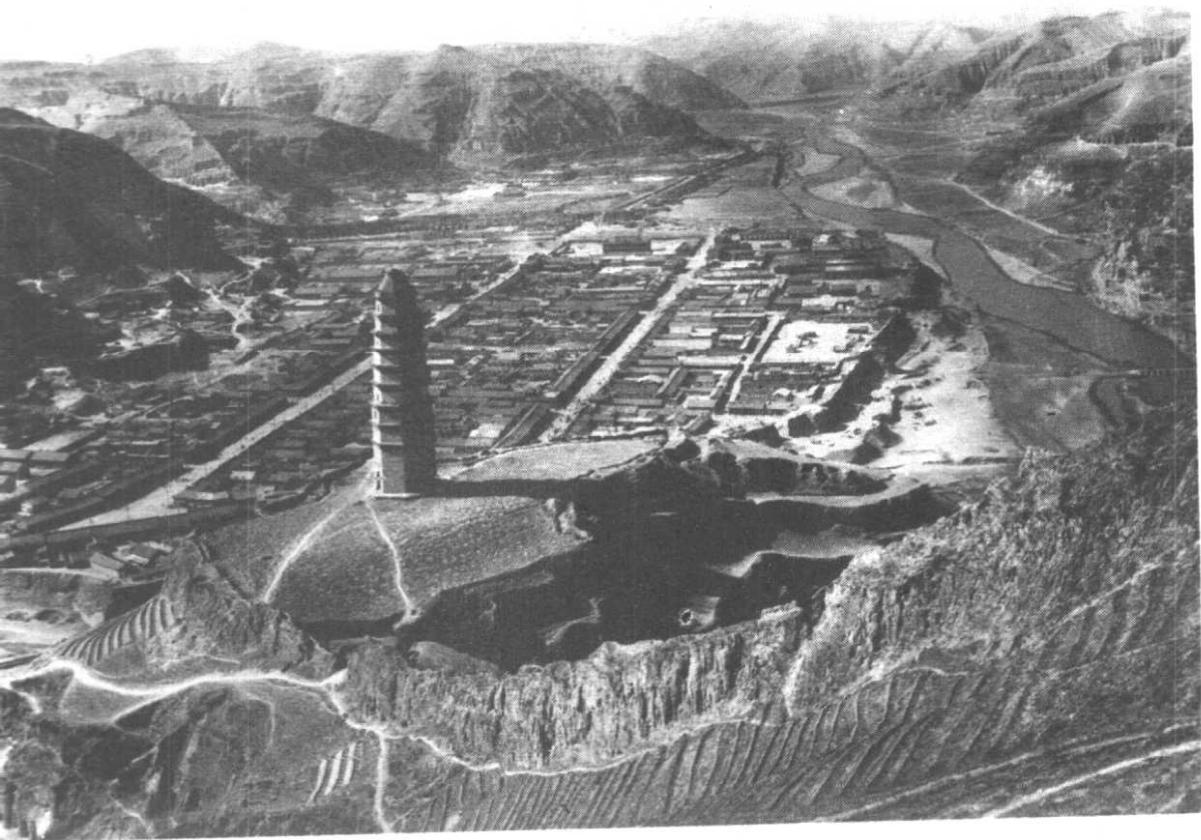
四十年代初延安窑洞前的民主

九十年代初延安地委门前的“透明度”



作者采访当年朱德的房东





战争年代的“圣地”

今日现代的“圣地”



假若真有那么一天，欧洲那位大胡子先哲设想的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消费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等，周全十分，足以使在此四百年前伦敦桥上因“乌托邦”之梦而招来血淋淋的头颅高悬的莫尔瞑目，使柏拉图、孔丘、释迦牟尼到耶稣基督告慰，使走火入魔般的诗人陶渊明从“桃花源”中清醒的共产主义大厦在人类建成。那么，在那富丽堂皇的大厦博物馆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将存放一件什么样完满象征的纪念物呢？我想只有这些别无代替：或是一把延安的小米，或是一把延安的镢头，或是那黄帝陵前一把黄色红壤的泥土。

是的。只有这些念物，它们饱含着中华民族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的梦幻和追求。同时又渗进了人类的天性的烂漫。更可贵地它记载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成熟和辉煌灿烂。

但是，时间才仅仅过去了半个世纪，依旧是璀璨的小米、银色的镢头和红黄的泥土，它们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波澜壮观的喜剧与悲剧交织的人间大戏。然而，历史绝不允许

这场戏从中途就闭上大幕。面对已经发生的、正在经历的，等待我们的是即将到来的。即将来临的明天的早晨流行着一首忧伤而动情的歌：让我再一次……呵，是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回眸这一片土地？！

目 录

引 子	1
天赐新中国	
九死余生的共产党和毛泽东	
延安现象	
第一章 属于世界人类的圣地	13
隔世异域的朝圣者	
神奇的鄂尔多斯地台	
有身分的人们说起的那个家	
蒙哥马利元帅及元首、总统们	
最后的圣地	
第二章 刺穿世纪的雄塔	42
你好！东方罗宾汉	
最早的“天国”	
延河大写着一个“人”字	
红色文明——五千年的孕育	

第三章 热的山沟冷的城	81
李鼎铭：“我还是边区政府副主席”	
赴法场，毛泽东信到……	
妇女们！该翻身起来了	
人民要上天，我们给他们搭梯子	
第四章 新中国的昂贵代价	142
仅剩两座妓院的红都	
有人骂：共产党不该这么黑暗啊！	
浩劫·1947	
第一代人才大流失	
黄土地失去了灵性	
圣坛上的财富：五字真言	
第五章 跨世纪的漫长革命	177
林彪故居前的粪堆	
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和温度计	
南泥湾成了劳动改造农场	
第二代延安人和人才的命运	
第六章 从终点回到起点	220
石狮子作证	
周总理拿命换粮食	
圣地第一难	
陕北婆姨用鞋烧了一锅汤	
没有战功的军人走大寨	

守着金山去要饭
迟到半个世纪的喜悦
北延安，苦涩的歌谣长长的
黄土地随时会变幻成红灯

第七章 进城者的深深忧虑 261

“咱要的不多……”
杨步浩——毛泽东家里常客
人民大会堂，一次特别会议
“延安要支援！”
一年一亿元还不够
少年宫——一座情和血凝铸的无字碑

第八章 隐藏在黄土地的秘密 291

江青倒台时她想起了干妈
老头原来是红军
一场官司打了近半个世纪
延河水能让人着魔
一个人和延安人的后代们
重新塑起一条长城

第九章 久违了！真正的战争 321

京都，一支“延安籍”老兵队伍
毛泽东的忌日，第三代中共领袖在延安露面
外国人担忧那宝塔山看不清楚了……
只有一个圣地

引子

● 天赐新中国

五十多年前。那个叫做“镇”的地方，实际上连一条像样的街也没有……

面对一个叫做张国焘的共产党人导演的一次革命机遇交臂而过的悲剧，另一个名叫毛泽东的人只好选择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了。杨尚昆、叶剑英等悄悄随毛上路时，从张国焘心腹控制的部队营房里偷出的两张地图上，有这个镇的地名：叫“哈达铺”。充满宗教味的地名。

哈达铺当时约两三千人。这两三千人选中了一块有水的居住区，形成了一个居住群。于是便有了一个镇的气势。其实，除了零零散散的木质篱笆房外，到处是脏水和垃圾的集中地。唯一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只有一条骑马可以行走的驿道。镇上连当铺、药铺及饭铺的招牌也很难发现。进了镇里才能发现两座寺院和几家有钱人家的房屋，当时也只不过是平房砖瓦。镇上住着一小队政府军，平常饭后牌余，免不了打扰百姓，尤其是见到年轻的女人们。传闻有个长虎牙的班长住

这儿两年，已尝了“十多个新”。所以，本不像样的街上，很少有行人。

那一天刚好天很冷。一个11岁的叫尕海的男孩走到街上去买酒。萧瑟的秋风卷着房上的尘土漫天飞舞，街上除了几条饿狗之外，似乎再没见什么人影。风沙钻进了他的眼睛，没等他揉净，突然前面闪过几条人影。说是闪，倒不如说像兔子般一跳一跃，马上就消失到兵营的土墙后，接着又是一群人影跳跳跃跃。他没有完全看清。但那些人影穿得灰灰蒙蒙，衣服像破旗似的飘飘绰绰，忽现忽隐。“这难道是过阴兵？”尕海尽管没见过鬼魂，但听爷爷讲过阴曹地府的人成群结队地出没人世，叫过阴兵的情景。他好怕。丢掉酒壶藏进一堵矮墙后。不一会儿就听到枪声打破小镇里的寂静。从墙缝里他看见那些跃跃跳跳的人打仗勇敢极了，顶着子弹往前冲。显然是镇上也有人接应，好像是昨天来的另一队“中央军”。那猛劲吓得政府军稀哩哗啦向东逃去。占领兵营的人带出一群蓬头垢面的女人，并让她们各自回家。尕海等到街上看热闹的人都出来了，才从矮墙后爬出来。爬出来看刚才那些像阴兵的人已占领了兵营、寺院、邮局等。并在马厩、街角垒锅造饭。那些新来的兵们不仅衣服褴褛，而且大都黑瘦。他们见街上的人围多了，就唱歌、演讲、做宣传。宣传什么他听不懂。勉强知道这支军队像穷人的，他们打仗是为了老百姓……尕海那天丢了爷爷用了十几年的酒壶，但他记住了那一天是公元1934年9月19日。

几十年后，这个小铺上的居民翻了一番多。如今，儿孙们讲起爷爷奶奶们见过的事情比老人津津乐道得多。不过，年轻人和老人共同之处是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1984年，一个

叫做索尔滋·伯里的美国记者来采访长征，几乎倾镇出动来看稀罕。结果被那个记者看成好客的东方人在“夹道欢迎”。这一幕同五十多年前看热闹没什么两样。新来的部队大概让人们弄懂了他们叫“红军”。而且是一支先头部队。他们要号房子，说有大部队要到。红军号房子几乎家家都没意见；不管什么军，哈达铺的人对兵总是诚惶诚恐，绝不半点含糊。果然几天后就来了有男有女的大部队。其中女兵引起了老百姓的兴趣。大嫂们硬是把乌黑的糙手伸到女兵怀里抓了抓，才相信这是真的。她们围着女兵东瞧西看，让她们讲故事。但他们冷落了一个人。这人长发齐肩，高高的颧骨使他看起来像一场大病初愈。他骑在马上嘿嘿地笑着，笑得有些奇异，也有些呆滞，甚至大智若愚。他就是这支红军队伍的领袖，后来的毛泽东主席。可惜当时无人知晓。幸好高兴不已的先头部队把他迎进一座有钱人家的院子里。许多人曾从这全镇最好的大院窥视他的身分，这在当时是一个谜。

那座全镇最好的大院至今还保存在那里。据当地人说，面貌还是过去的原状，到那里去的人不少，都说这院子里曾发生过革命的转机。当地人还是不很明白。经过一番解释之后，他们的头就像鸡啄米似地说：是的。是的。

9月22日，毛泽东迎着甘南的晨曦走出了那座颇为阔气的大院，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是一口发自肺腑的气……自秋收起义以来，他似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舒心过。他觉得那天早上的太阳特别鲜艳，像一个刚打进水锅的鸡蛋黄，挂在东边的天际。他小跑着散起步来，这情绪给从他后面门里出来的指挥员都挂上了笑靥。毛泽东小跑着。那是一种带有欢快的散步姿式，身后的足迹留下他半生险象环生的历程……

● 九死余生的共产党和毛泽东

毛泽东出生在离繁华的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那是一个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的家族性的村庄。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是显得非常遥远的，毛泽东将近二十岁的时候还没到过省城。但就是这偏远的山庄和贪婪爱财如命、有小农意识的父亲，他极需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送他去读私塾。使毛泽东从小就熟读从《百家姓》到《论语》、《孟子》、《左传》等一系列中国古代经典性的书籍和一些杰出的古典传奇小说。

公元二十一世纪前夕，也就是毛泽东作古十多年后，有人拍摄了一部反映少年毛泽东的电视剧。其中加入了少年毛泽东从八舅那里听到“似人似鬼”、面目狰狞、欺压百姓的域外列强瓜分中国的事，从而在心中埋下革命启蒙的故事。但不如说他此时正在用更多的精力在感受中国农村的苦难，如饥似渴地接受孔、孟的哲学思想，继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义、气、报国、济世等胸怀。包括他早年结识的好友肖氏兄弟肖三为他提供的《世界英烈传》。

据肖三回忆，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并阅读了许多关于苏俄的书报。并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几本书。此时，尽管他在北京大学宽敞的图书馆中还是一个谁都不太留意的管理员，但他在这里结识的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先驱，已使他渐渐走近了中国革命的舞台。

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校《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灭

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但怎么个毁法，他从长沙师范大学大门的石头上“徐老”手迹“实事求是”所悟，并成为他后来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组织办刊办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掀起学潮，发动劳工，还当过兵。总之，他创造和模仿了中外革命家的革命经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他独创的革命道路，组织农民起义，从农村包围城市。许多年后，有人在他的游击战中找到与中国古代传奇小说思想的某种联系，想也是必然。这种必然使之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取得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但是，面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便以自身险象环生、出生入死的历程书写共产党人艰难的斗争史。大革命失败后，正当他把满腹的革命理论投身于革命实践，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他只身一人于1927年夏天去湖南的铜鼓联系驻军。路过浏阳时，在一座荒山上被民防团丁抓住。当时，他的装扮像一个穷教书先生。在押解途中，他故意装着腿痛，一步一拐地落到后面。说实话，他这个一生把死置之度外的人，当时还真怕过几分。不为别的，革命的大旗刚刚拉起，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做，宏大的抱负等着他去施展，起义的同志正等着他的消息，这时落入敌人之手是个麻烦，死了更是冤枉。但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即过，他马上思考脱身的良方。作为一个饱学经文、又深入农村中考查和体验过的人，他了解中国地方军人好恶。就在一个团丁来驱赶他时，他又拿出了一些钱给他。于是，就轻易脱身了。也正在他庆幸之时，又听见后面拉枪栓的声音。他又采用老办法走入了……